

百味书斋 赵柒斤

唐代奇书《酉阳杂俎》



《酉阳杂俎》明代刻本。资料图

唐代另类作家段成式写过一部极为珍贵的志怪小说《酉阳杂俎》，至今仍受着诸多现代读者的喜爱。

公元80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段成式，其六世祖是唐朝开国功勋、位居唐太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十位的段志玄，死后陪葬昭陵。他父亲段文昌也是中唐名臣，唐穆宗时曾任宰相。出身名门望族、官宦之家的段成式从小就是学霸，自幼力学苦读、博闻强记，年少时曾跟着父亲四处游历，辗转往来于成都、长安、淮南、荆州、扬州等地，了解各地风土人情、逸闻趣事，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。

公元835年，第二次出任四川节度使的段文昌去世，33岁的段成式自然而然荫官成了秘书省校书郎，后来又任职集贤殿修撰。段成式年轻时不仅是大帅哥，且活泼好动，对人彬彬有礼，朋友圈广博，他与当时文艺圈名人杜牧、温庭筠、李商隐、周繇等都是好友。周繇曾用《嘲段成式》诗刻画了段成式年轻时的风貌：“蹙鞠且徒为，宁如目送时……促坐疑辟咤（交谈时侧着头避免口气触及对方），衔杯强朵颐（鼓着腮帮子嚼食之态）。恣情窥窈窕，曾恃好风姿。色授应难夺，神交愿莫辞。”

段成式不仅是小说家，也是诗人，诗坛上，他与李商隐、温庭筠等齐名，号称“三十六”（三人在家族排名均为十六），《全唐诗》收录其诗30多首，多为绝句和律诗，风格清丽秀美。出人预料的是，帅哥段成式与绰号“温八叉”的“花间派”鼻祖温庭筠交情特深，现存的30多首段诗中，有三分之一的诗作都是与温庭筠唱和之作。他们不仅结成儿女亲家，文学创作上也志同道合，温庭筠曾撰写了一部记载鬼怪妖狐、杂事异闻小说集《乾巽子》。而段成式的笔记小说《酉阳杂俎》堪称当时排名第一畅销书。

尽管历来将《酉阳杂俎》看作志怪小说的笔记集，但其二十卷续十卷并不局限于此，内容除了仙佛鬼怪、祸福预言，也记载了大量遗闻逸事、风俗民情、文化艺术、动植货殖、天文地理、上天下地、古今中外，既保存了南北朝至唐代诸多有价值的珍贵史料，也显示了作者写人记事的高超艺术。该书承袭了西晋博物学家张华《博物志》思路，又以奇思妙想穿针引线般贯穿全书，被誉为“唐时百科”。清代纪晓岚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：“自唐以来，推为小说之翘楚，莫或废也。”鲁迅先生对该书评价极高：“或录秘书，或叙异事，仙佛鬼人，以至动植，弥不毕载……所涉既广，遂多异珍，以世爱玩，与传奇并驱争先矣。”这部书在国外也收获大量粉丝，美英作家经常援引书中材料。

受唐代重史风气影响，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对故事、资料进行分门别类，大有补史之阙的深意。不过，历来认为《酉阳杂俎》文学价值最高篇目恰恰是收录于“诺皋”“支诺皋”等卷中的“怪诞奇闻軼事”。何为“诺皋”？东

晋著名道教理论家、医药学家葛洪《抱朴子·内篇》曰：“诺皋，太阴将军”，古人由此延伸认为该词指的是隐形之神“太阴”。而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卷十四“诺皋记上”开篇点明“夫度朔司刑，可以知其情状；葆登掌祀，将以著于感通”，度朔司刑是传说中东海度朔山，有神荼、郁垒两位治鬼之神把守；葆登则取自《山海经》，又称巫贤山，是群巫登天之天梯所在。段成式正是“因览历代怪书，偶疏所记，题曰《诺皋记》”。在该卷中，段成式对许多神话故事进行了世俗化改造。

而该书续集卷一“支诺皋上”记载了世界上最早记录成文本的“灰姑娘型”故事——叶限姑娘。生活在秦汉时期的叶限是母亡故遗留的孤女，遭受贪婪冷酷的继母百般虐待，“常令樵险汲深”。“好人有好报”，善良的叶限有一次无意中救了一条二寸多长的神鱼。神鱼庇护，为叶限幻化成金履翠衣去参加节日庆典，无意中遗留一只金履被陀汗国主拾得，“乃令一国妇人履之，竟无一称者”，最终寻得叶限并带回国，后来“陀汗王至国，以叶限为上妇”。段成式叙述这个故事时特别强调：“南人相传，秦汉前有洞主吴氏，土人呼吴洞”，说明这个故事口口相传已久。

《酉阳杂俎》中还有一类笔记也颇为珍贵，那便是对唐时名人、皇帝轶事的记载，只不过，段成式给那些正史里“正襟危坐”的达官显贵都赋予了一些传奇色彩。

当然，《酉阳杂俎》的作者段成式最后也成为志怪主人公，咸通四年（863年）冬至凌晨，段成式亲家温庭筠家门突然被叩响，隔着门扉递进一个竹筒，送书之人说是“段少常送书来”。温庭筠打开信札一看，果然是亲家段成式写的。可此时距段成式去世已五个多月，这或许就是对段成式一生的奇幻注脚。■

如歌行板 赵海波

山居

木鱼村被连绵的群山环绕着，是个安静美丽的小村。

想起盛夏时的一次山居经历。其时山外高温，酷热难耐，而山里，清凉爽朗，连午休都不用开空调。夜晚气温还要低一些，寒意逼人，睡觉时，我用被子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如同冬夜。

村里的日常用水来自山上，从水管流出的泉水仿佛在冰箱里雪藏过似的，冷冽冰凉。在城里，即使是冬天，我也洗冷水澡，而在这夏日，我居然要用热水冲凉，这是怎样一种体验！

我借住在“百合”民宿，主人老王是我朋友的亲戚。民宿位于村路的末端，走出大门，随便往哪个方向眺望，都可以遭遇美景，而爬山，是欣赏一方山水的最好方式。

爬山那天，大雾笼罩，山体在云雾里若隐若现，线条不断变幻，虚虚实实，真假难辨，仿佛置身于一幅水墨画。爬累了，斜靠在一块光滑的石壁上，微闭双眼，飘飘欲仙，感觉自己腾云驾雾，四处巡山。

遇见一棵银杏树，树叶微绿，身躯苍翠，上面挂满红绸带。树旁立着一块牌子，标明此树已有一千二百年。山高路滑，偶尔有芒刺扎到手脚，即便如此，我仍继续攀爬。只要山中有美

景，不管山有多高、路有多远，都会吸引八方游客，不辞劳苦前来观赏。

一个山洞挡住了去路，我小心翼翼地穿过一片暗影，走近洞口，却见洞口开阔，里面似开了冷气，清凉透彻。洞内的石壁湿漉漉的，上面雕刻着一些佛像，旁边的书法，字迹有些模糊，看起来应该有些年头了。

出了山洞，看见一条溪流。在雪白的乱石间，水泡汩汩涌出，微弱的水，活成了一条小溪。沿溪边走，在温润的夏风中，嗅着青草的气息，馥郁、甜美。老王告诉我，小溪的下游是条河，这不起眼的小溪，就是正在孕育着的木鱼河。从溪过渡到河显得有些突兀，当我站在岸边，面对哗哗作响的河水，脑子竟然有些反应不过来。走到一个摆渡点，上了一条木船，顺流而下。两岸山峰紧密相连，手牵着手，河水在峡谷里奔流。视线在河面上逡巡，河中央白浪翻腾，而靠近树枝低垂的岸边，水面平静，绿如翡翠。

准备离开时，看见两位妇女端着脸盆来到河边，她们把一件件衣裳舒展在明净的水里，一边搓洗，一边聊着。我听不清她们在聊什么，但看得出来，她们聊得很开心，肆无忌惮的笑声不时扑面而来。拉宾奈特的名画《洗衣服的妇女们》里，便有这种安逸自适的生活场景。

山高出好茶，我房间的后面有片茶园。站在三楼的阳台上，放眼过去，满坡尽是茶树。老王送我一罐明前炒青，芽叶细嫩，色翠香幽，闻一闻都是一种享受。冲泡炒青没什么讲究，随手抓一撮茶叶放进玻璃杯，然后加入开水，口感鲜爽醇厚。

民宿西侧的水沟，边上有条石板路，院子与石板路之间通联。墙角和地上长满碧绿的青苔，一根根小针形的叶片，摸上去毛茸茸的，十分舒服。傍晚时分，夕阳从山顶漫过来，我在石板路上放一把椅子，再来一本书、一杯茶。如此悠闲的时光，阅读或发呆，都是愉悦惬意的。就这么坐着，直到夜风来袭，星光乍现。

每次吃饭，我心里总是充满期待。我的食谱足够宽阔，酸辣咸淡，都不会影响食欲。老王的妻子负责做饭，差不多每天晚上，她都会问，明天想吃啥？我的回答几乎都是同一句话，都可以。确实，这里的食材天然新鲜、干净卫生，蔬菜、肉类和水产品都没有任何污染，即使胡炒乱炖，出锅的都是美食，每顿饭都非常可口。

老王带我去山顶的“灶王”饭店吃饭，美其名曰换换口味。所谓山顶，只是相对于木鱼村而言，实际上是环山公路的一个司机休息区。这些年，木鱼村旅游业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，许多在外务工的年轻人纷纷返回家乡，老王的侄子王臣就是其中之一。王臣曾经在酒店当过厨师，开饭店是水到渠成的事。他厨艺精湛、脑子灵活，“灶王”做得风生水起。那天晚上，老王亲自掌勺，琳琅满目的菜肴，赏心悦目、口舌难忘。■

流金岁月 陆静

善是最好的德

我的父亲是村镇的一名基层干部。小时候，我很少见到他。他带着几个村的青壮劳力常年在外面开山、修路、修渠、修水库，只有农忙时，他才回家带领社员抢收抢种。

父亲在家时，是我童年最快乐幸福的时光。他带我们放风筝、捉蝴蝶、逮

蚂蚱，和我们一起玩打仗。一次，我和村里的小朋友争抢一根花跳绳，父亲从外面回来，正好路过，我希望他帮我抢回那根跳绳，那是我母亲用花布条专门给我结的。然而，他不但不帮我争抢，还说：“丫头，松开。那根跳绳那孩子喜欢，你把它送给人家吧。”我哭了。他用柳条给我编了个帽子，还给我捉了一只红翅膀的蜻蜓。看我还哭，他就让我用根棍子当枪，他当坏人，我当兵，他哄着我一起玩打仗。我总是很容易就找到他，把他打败，他举着手装投降，做着怪动作，直到我破涕为笑。

和父亲在麦场里开心地追玩做游戏。我累了，跑不动了。父亲也喘着气躺在麦草窝里，把我举起来，问：“闺女，抬头往上看，往远处看，你看到了什么？给爸爸说。”我就笑着按他说的做，说：“爸爸，往上我看到天空、云朵，像羊群，没边没沿；往远处看，我看到云朵抱着远山，还有飞鸟，飞鸟！”他把我放下来，说：“闺女，遇事要往上往远处看，那都是好风景，光看眼前脚尖，那都是一地烂麦草、乱石头。”那时，我只是点头，对爸爸的话，我似懂非懂。后来，那孩子的妈妈用一枚铜钱，一块新黄绸布，给我做了一个新的鸡毛毽子，并亲自送给我。父亲笑着点着我的脑门说，孩子，吃亏是福，你看看，是吧？

我们家有个桃园，种的全是五月仙桃。桃子成熟时，又红又大，桃叶掩映，有的像仙翁，有的像孩儿面，粉白透红，惹人喜爱。村里人见人夸，孩子们更是又喜欢又嘴馋。有一次，几个孩子趁我们不在家，就爬到我家桃树上摘桃子吃。父亲从外面回来，老远就看见了，他放慢脚步，故意大声地咳了两声。孩子们发现了父亲，但距离还远，他们边吃着桃边把身上的口袋装满，然后从容地从树上下来，离开。

父亲说，孩子们都是爹娘的心头肉，嘴馋了，摘个桃摸个瓜吃很正常，提醒他们下来走掉就好了。如果发现主人就在跟前，心里慌张了，掉下来摔坏了腿脚就不好了。我们家收桃时，把大的好的分拣出来，每家装一兜，让我和弟弟分别给村子里的每户人家送去，让全村人都尝口鲜，品品味儿。弟弟噘着嘴，不干。父亲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，好东西不能独吃，要学会分享，快去。然后蹲下来，拿下落在我辫子上的桃树叶，说：“弟弟送村西，你送村东，分头去送吧。”我们虽不是很情愿，但都按父亲说的去做了。

善良，是一个人最好的德。父亲走时，那些当年偷他桃子摘他瓜吃的熊孩子都长大了，都红着眼来给他戴孝、抬棺，都说父亲是世上难得的好人。

父亲在时，还强调，吃饭，能吃多少拿多少，盛在碗里的饭必须吃完，剩饭浪费粮食挨打；洗衣、收拾床铺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好，不做，脏乱受罚。做人，首先要懂得感恩。一个人立世，不靠天不靠地，更不能靠父母亲戚，凡事靠自己，靠勤劳致富。能做的事，该做的事，做自己的英雄。小时候，我不理解父亲，总是睁着眼，仰望高大俊朗的父亲。现在，我们在父爱的守候里长大成人，各自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，也理解了父亲的为人和苦心，理解他在小事中以善为本而立仁德的高贵人品。■



国画《南都繁会图》中的市集。资料图